



毛詩要義卷第二上 邶柏舟至匏有苦葉

邶

曰邶鄘衛商紂畿內地在大行東

諸

邶鄘衛者商紂畿內方千里之地正義曰地理

志云河內本殷之舊都周既滅殷分其畿內為

三國詩風邶鄘衛是也如志之言故知畿內以

畿內故知方千里也其封域在禹貢冀州太行

之東正義曰案禹貢大行屬冀州地理志云大

行在河內山陽縣西北以詩言楚丘桑中淇水

澗浚皆在山東故皆云在大行之東大行屬河

內河內即紂都而西不踰大行者蓋其都近地北踰衡漳正義曰鄭注禹貢云衡漳者漳水橫流地理志云漳水自上黨而過鄴甬谷東北至安平阜城入河以漳水自上黨而過鄴城之北南距紂都百餘里耳故知踰之東及兗州桑土之野正義曰禹貢兗州云桑土既蠶注云其地尤宜蠶桑因以名之今濮水之上地有桑間者僖三十一年衛遷于帝丘杜預云帝丘今東郡濮陽縣也濮陽在濮水之北是有桑王明矣

曰鄭以三叔為監三地志邶封庚武餘二叔周武王伐紂以其京師封紂子武庚為殷後正義曰此皆史記衛世家文庶殷頑民被紂化日久未可以建諸侯乃三分其地置三監使管叔蔡叔霍叔尹而教之正義曰地理志云邶以封紂子武庚鄘管叔尹之衛蔡叔尹之以監殷民謂之三監則三監者武庚為其下無霍叔矣王肅服虔皆依志為說鄭不然者以書傳曰武王殺紂立武庚繼公子祿父使管叔蔡叔監祿父

祿父及三監叛言使管叔蔡監祿父祿父不自
監言及父及三監叛則祿父之外更有三人為
監祿父非一監矣古文尚書蔡仲之命曰惟周
公位冢宰正百工群叔流言及致辟管叔子商
曰蔡叔于郭鄰降霍叔于庶人三年不齒則以
管蔡霍三叔為三監明矣孫毓亦云三監當有
霍叔鄭義為長然則書叙唯言伐管叔蔡叔不
言霍叔者鄭云蓋赦之也王制使大夫監於方
伯之國三人為使大夫三人監州長也此為

民難化且使監之武庚又非方伯不與王制同
也史記云武王為武庚未集恐其有賊心及令
弟管叔蔡叔傅相之三分其地置三監則三叔
各監一國不知所監之國為誰也地理志雖云
管叔尹鄘蔡叔尹衛以武庚在三監之中未可
據信則管蔡所監不足明矣故鄭不指言之監
者且令監之非所監封也封即管蔡霍是也

圖自紂城而北曰邶南鄘東衛
自紂城而北謂之邶南謂之鄘東謂之衛正義

曰此無文也以詩人之作自歌土風驗其水土之名知其國之所在衛曰送子涉淇至于頓丘頓丘今為郡名在朝歌紂都之東也紂都河北而鄘曰在彼中河鄘境在南明矣都既近西明不分國故以為邶在北三國之境地相接故邶曰亦流于淇鄘曰送我乎淇之上矣衛曰瞻彼淇輿是以三國皆言淇也戴公東徙渡河野處漕邑則漕地在鄘也而邶曰土國城漕國人所築之城也思須與漕衛女所經之邑也河水彌

瀾宣公作臺之處也此詩人本述其事非為自歌其土也王肅服虔以為鄘在紂都之西孫毓云據鄘風定之方中楚丘之歌鄘在紂都之南相證自明而城以西無驗其城之西迫于西山南附洛邑檀伯之封温原樊州皆為列國鄘風所興不出于此鄭義為長

四管叔周公兄孟子文

武王既來管叔及其郡弟見周公將攝政乃流言於國皆金縢之文唯見周公將攝政一向非

耳被注云管國名叔字周公兄武王弟封于管
郡第蔡叔霍叔知周叔周公之兄者孟子文也
忽周公居東之年

周公避之居東都二年秋大熟未獲有雷電疾
風之異及後成王悅而迎之反而遂居攝正義
曰知者準約金縢之文如鄭注金縢周公初出
成王年十三避居二年成王年十四秋大熟遭
雷風成王迎而反之是成王年十五避居三年
云二年者不數出之年故也

三監導淮夷與俱叛亦導祿父

書序云武王崩三監及淮夷叛注云周公還繫
政懼誅因開導淮夷與俱叛居攝一年之時繫
之武王崩者其惡之初自崩始也又書傳奄君
導之祿父遂與三監叛則三監亦導之矣故左
傳曰管蔡啟商其心間王室是也成王既黜殷
命殺武庚復伐三監皆在攝政二年故書傳曰
二年克殷注云誅管蔡及祿父等也
也伐管蔡封康叔異年康叔併監鄰

更於此三國建諸侯以殷餘民封康叔於衛使
為之長正義曰以未可建諸侯故置三監今既
伐三國明於此建諸侯矣書序云成王既伐管
叔蔡叔以殷餘民封康叔作康誥攝政二年代
管蔡四年建侯於衛則伐管蔡封康叔異年而
書序連言之者注云言伐管蔡者為因其國也
妹邦於諸國屬鄘酒誥命康叔云明大命于妹
邦注云妹邦者紂都所處其民尤化紂嗜酒今
祿父見誅康叔為其連屬之監是康叔并監鄘

也又季札見歌邶鄘衛言康叔武公之德如是
故知為之長

以地志康叔初封即兼邶鄘鄭不然

後世子孫稍并彼二國混而名之正義曰以康
叔不得二國故知後世子孫也頃公之惡邶人
刺之則頃公以前已兼邶其鄘或亦然矣周自
昭王以後政教陵遲諸侯或強弱相陵故得兼
彼二國混一其境同名曰衛也此殷畿千里不
必邶鄘之地止建二國也或多建國數漸并於

衛不必一時滅之故云稍并兼也地理志云武王崩三監叛周公誅之盡以其地封弟康叔號曰孟侯遷邶鄘之民於洛邑故邶鄘衛三國之詩相與同風如志之言則康叔初即兼彼二國非子孫矣服虔依以為說鄭不然者以周之大國不過五百里王畿千里康叔與之同及過周公非其制也

苑鄭數諸國世數例各不同
七世至頃侯當周夷王時衛國政衰變風始作

正義曰衛世家云康叔卒子康伯立卒子孝伯立卒子嗣伯立卒子夷伯立卒子靖伯立卒子貞伯立卒子頃侯立除頃侯故七世也又曰頃侯厚賂周夷王夷王命為衛侯故知當夷王時此鄭數君數諸國不同齊陳并數有詩之君此及曹不數頃公共公又不數及魯則并數此皆隨便而言不為例也

邶分邶鄘衛之詩各從其本
作者各有所傷從其國本而異之為邶鄘衛之

詩為正義曰綠衣日月終風燕二柏舟河廣泉
水竹竿述夫人衛女之事而得分屬三國者如
此譜說定自三國之人所作夫人衛女非自作
矣泉水竹述竿俱述思歸之女而分在異國明
是二國之人作矣女在他國衛人得為作諸者
蓋大夫聘問往來見其思歸之狀而為之作歌
也唯載馳一篇序云許穆夫人作也於時國在
鄘地故使其詩屬鄘也木瓜美齊猗嗟刺魯各
從所作之風不入所述之國許穆夫人之時詩

得在衛國者以夫人身是衛女辭為衛發故使
其詩歸衛也宋襄之母則身已歸宗非復宋婦
其詩不必親作故在衛

叶雖分邶鄘每篇言衛猶唐實是晉

并邶鄘分為三國鄭并十邑不分之者以鄭在
西都十邑之中無鄭名又皆國小土風不異不
似邶鄘之地大與衛同又先有衛名故分之也
雖分從邶鄘其實衛也故序每篇言衛明是衛
詩猶唐實是晉故序亦每篇言晉也

詩三國詩以君世為次

三國如此次者以君世之首在前者為先故世家頃侯卒子釐侯立四十二年卒子共伯餘立為君共伯弟和襲攻共伯于墓上共伯自殺衛人立和為衛侯是為武公以頃公三國詩之最先故邶在前也鄘柏舟與淇奧雖同是公武之詩共姜守義事在武公政美入相之前故鄘次之衛為後也凡篇詩以君世為次

詩衛武公以後世次

世家曰武公即位脩康叔政百姓和集五十年卒子莊公楊立二十三年卒太子完立是為相公二年弟州吁驕奢相公黜之十六年州吁襲殺相公而自立九月殺州吁于濮迎相公子晉於邢而立之是為宣公十九年卒太子朔立是為惠公四年奔齊立公子黔牟黔牟立八年惠公復入三十三年卒子懿公赤立九年為狄所滅立昭伯頑之子申為戴公元年卒立弟燬是為文公此其君次也

詩次煥爛在作序後

定之方中蝮蝮相鼠于旄序皆云文公文公詩
可知載馳序云懿公為狄人所滅露於漕邑則
戴公詩也在文公下者後人不能盡得其次第
爛於下耳衛淇澳云美武公則武公詩矣考槃
碩人序皆云莊公則莊公詩也祇云宣公之時
則宣公詩也竹竿從上言之亦宣公詩也芄蘭
刺惠公則惠公詩也河廣云宋襄公母歸於衛
母雖父所出而文繫於襄公明襄公即位乃作

襄公以魯僖十年即位二十一年卒終始當衛
文公則文公詩矣伯兮云為王前驅有狐序云
衛之男女失時皆不言謚在河廣木瓜之間則
似文公詩矣但文公惠公之時無從王征伐之
事唯相五年秋蔡人衛人陳人從王伐鄭當宣
公時則伯兮宣公詩也伯兮既為宣公詩則有
狐亦非文公詩也文公滅而復興詩無刺者不
得有男女失時之歌則有狐亦宣公詩也與伯
兮俱爛於此本在芄蘭之上序者亦祇舉宣公

以明下故不復言宣公耳推此則換爛在作序
之後故舉上明下若本弟於此則伯兮宜言謚
以辨嫌不宜越苑蘭河廣而蒙氓詩之序也

栢舟

遇仁人不遇謂志不相得

仁人不遇小人在側不遇者君不受己之志也
君近小人則賢者見侵害穀梁傳曰遇者何志
相得是不得君志亦為不遇

帶兄弟不可據謂同姓臣

亦有兄弟不可以據亡依也箋云兄弟至親當

相據依言亦有不相據依以為是者希而責之
以兄弟之道謂同姓臣也

也石席謂堅平不可遷謂物有其容

我心匪石不可轉也我心匪席不可卷也石雖

堅尚可轉席雖平尚可卷箋云言已心志堅平

過於石席威儀棣也不可遷也君子望之儼然

可畏禮容俯仰各有威儀耳棣也富而閑習也

物有其容不可數也箋云稱已威儀如此者言

已德而已不遇所以愠也言威儀棣也然富備

而閑曉貫習為之又解不可選者物各有其容
遭時制宜不可數昭九年左傳曰服以旌禮
以行事亡有其物亡有其容是也

凡君道常明如日今迭微如月然

日居月諸胡迭而微箋云日君象也月臣象也
微謂虧傷也君道當常明如日而月有虧盈今
君失道而任小人大臣專恣則日如月然居諸
者語助也故日月傳曰日乎月乎不言居諸也
檀弓云何居我未之前聞也注云居語助也左

傳曰卑陶庭堅不祀忽諸服虔云諸辭是居諸
皆不為義也

凡同姓之臣不遇猶不忍去亦有可去者

靜言思之不能奮飛不能如鳥奮翼而飛去箋
云臣不遇於君猶不忍去厚之至也正義曰此
仁人以兄弟道責君則同姓之臣之故恩厚之
至不忍去也以箴膏肓云楚鬻拳同姓有不去
之恩論語注云箕子比干不忍去皆是同姓之
臣有親屬之恩君雖無道不忍去之也然君臣

美合道終不行雖同姓有去之理故微子去之
與箕子比干同稱三仁

綠衣

中呂 妾上僭謂公子州吁母

莊姜莊公夫人齊女姓姜氏妾上僭者謂公子
州吁之母也嬖而州吁

中呂 毛以綠衣與妾鄭改綠為祿

毛以間色之綠不當為衣猶不正之妾不宜嬖
寵今綠兮乃謂衣兮間色之綠今為衣而見正
色之黃反為裏而隱以與今妾兮乃蒙寵兮不

正之妾今蒙寵而顯正嫡夫人反見疏而微綠
衣以邪于正猶妾以賤陵貴夫人既見疏遠故
心之憂矣何時其可以已止也鄭以為婦人之
服有祿衣今見妾上僭因以綠衣失制喻嫡妾
之亂言祿兮衣兮祿衣自有禮制當以素紗為
裏今祿衣反以黃為裏非其制也

中呂 男女祿衣皆黑表素裏今黃裏非制

士冠禮陳服於房中爵弁服皮弁服祿衣以祿
衣當玄端玄端黑則衣亦黑也故內祿服注以

男子之祿衣黑則知婦人之祿衣亦黑也又子羔之襲祿衣纁袖二用纁則衣用黑明矣祿衣既黑以四方之色逆而差之則展衣白鞠衣黃可知皆以素紗為裏者以周禮六服之外別言素紗明皆以素紗為裏也今祿衣反以黃為裏非其制故以喻妾上僭也

呂婦服吉凶皆不殊衣裳男子殊

箋云婦人之服不殊衣裳上下同色今衣黑而裳黃喻亂嫡妾之禮正義曰言不殊裳者謂衣

裳連二則色同故云上下同色也定本集注皆

云不殊衣裳喪服云女子在室為父布總箭筭

髻衰三年直言衰不言裳則裳與衰連故注云

不言裳者婦人之服不殊裳是也知非吉凶異

者士昏禮云女次純衣及禮記子羔之襲祿衣

纁袖為一稱譏襲婦服皆不言裳是吉服亦不

殊裳也若男子朝服則緇衣素裳喪服則斬衰

素裳吉凶皆殊衣裳也

呂毛以絲為本綠為末鄭先染後製

衣於既

傳綠末絲本正義曰織然而為繒染之以成綠故云綠末絲本以喻妾卑嫡尊也上章言其反幽顯此章責公亂尊卑箋以此詩傷妾之僭已故知汝亡妾之上僭者大夫以上衣織故知先染絲後製衣染絲製衣是婦人之事故言汝所治為云亂嫡妾之禮責之以本末之行本末者以先染絲為本後製衣為末大意與毛同但毛以染綠為末箋以製衣為末耳玉藻云士不衣織士不得明大夫以上得也染人掌染絲帛染

織志

絲謂衣織者也

葵葵

呂 莊姜送歸妾謂柏公死戴媯大歸

媯居危反

殺知字入申

志反

燕亡衛莊姜送歸妾莊也莊姜無子陳女戴媯生子名完莊姜以為己子莊公薨完立而州吁殺之戴媯於是大歸莊姜遠送之于野作詩見已志正義隱三年左傳曰衛莊公娶于齊東宮得臣之妹曰莊姜美而無子又娶于陳曰厲媯生孝伯早死其娣戴媯生柏公莊姜以為己子四年春州吁殺柏公經書弑其君完是莊姜無

子完立州吁殺之二事也由其子見殺故戴媯於是大歸莊姜養其子與之相善故越禮遠送於野作此詩以見莊姜之志也知歸是戴媯者經云先君之思則莊公薨矣桓公之時母不當輒歸雖歸非莊姜所當送歸明桓公死其後母見子之殺故歸莊姜養其子同傷桓公之死故泣涕而送之

歸寧有反大歸者不反之辭
言大歸者不反之辭故文十八年夫人姜氏歸

於齊左傳曰大歸也以歸寧者有時而反此即歸不復來

史記莊公再娶夫人又云完母死皆非

衛世家云莊公娶齊女為夫人而無子又娶陳女為夫人生子早死陳女二姊亦幸於莊公而禮諸侯不再娶且莊姜仍在左傳唯言又娶于陳不言為夫人世家云又娶陳女為夫人非也左傳唯言戴媯生桓公莊姜養之以為己子不

言其死云字母死亦非也然傳言又娶者蓋謂
媵也左傳曰同姓媵之異姓則否此陳女得媵
莊姜者春秋之世不能如禮

凡鷩周名燕 乙名鷩名玄鳥

釋鳥鷩周燕 乙鷩孫炎曰別三名舍人曰鷩周
名燕 乙又名鷩郭璞曰一名玄鳥齊人呼鷩此
燕即今之燕也古人重言之漢書童謠云燕 乙
尾涎 乙是也鷩 乙字異音義同郭氏一音鳥板
反

凡頡頏與出入前部

燕燕于飛頡頏之頡之飛而上曰頡飛而下曰頏
箋云頡頏與戴媯將歸出入前部

凡婦人不以名行今仲氏明戴媯字

仲氏至寡人正義曰莊姜既送戴媯而思其德
行及其言語乃稱其字言仲氏有大德行也其
心誠實而深遠也又終當顏色溫和且能恭順
善自謹慎其身內外之德既如此又於將歸之
時思先君之故勸勉寡人以禮義也鄭唯任字

為異言仲氏有任之德能以恩相親信也婦人
不以名行今稱仲氏明是其字禮記男女異長
注云各自為伯季故婦人稱仲氏也

唱鄭注坊記在前故定姜莊姜異

坊記引此詩注以為夫人定姜之詩不同者鄭
志答吳模云為記注時就盧君先師亦然後乃
得毛公傳記古書義又且然記注已行不復改
之

呂字雖為莊姜子未為太子史記非

胡能有定寧不我顧胡何定止也箋云寧猶曾
也君之行如是何能有所定乎曾不顧念我之
言是其所所以不能定字也正義曰此本傷君不
答於已言夫婦之道尚如是於眾事何能有所
定乎然則莊公是不能定事之人鄭引不能定
事之驗謂莊公不能定字者隱三年左傳曰公
子州吁有寵而好兵公不禁石碏諫曰將立州
吁乃定之矣若猶未也階之為禍是公有欲立
州吁之意故杜預云字雖為莊姜子然太子之

位未定是字不為太子也左傳唯言莊姜以為
己子不言為太子而世家云命夫人齊女子之
立為太子非也

音德音無良箋意無良德音

德音無良音聲良善也箋云無善恩意之聲語
于我也正義曰如箋所云則當倒讀云無良德
音

終風

音州吁莫往莫來莊姜悠悠我思
毛以為天既終日風且又有暴甚而土之時以

與州吁常為不善又有甚惡恚怒之時州吁之
暴既如是又不肯數見莊姜時有順心然後肯
來雖來復侮慢之與上互也州吁既然則無子
道以來事已是莫來也由此已不得以母道往
加之是莫往也今既莫往來母子恩絕悠悠然
我心思之言思其如是則悠悠然也

音鄭釋嘯今俗人云人道哉

正義曰王肅云願以母道往加之則嘯劫而不
行路與劫音義同也定本集注並同箋嘯讀內

則云子在父母之所不敢噦噫嚏咳此讀如之
稱今俗人嚏云人道我云云

噦震雷之聲虺虺然喻州吁暴

言曠復曠則陰曠之甚也爾雅云陰而風為曠
則此曠亦有風但前風有不陰故曠連終風此
則常陰故直云曠有風可知喻州吁之暴故以
為震雷奮擊之聲虺虺然

擊鼓

也平陳與宋謂告陳宋以伐鄭

擊鼓怨州吁也衛州吁用兵暴亂使公孫文仲

將而平陳與宋國人怨其勇而無禮也將者將
兵以伐鄭也平成也將伐鄭先告陳與宋以成
其伐事春秋傳曰宋殤公之即位也公子馮出
奔鄭鄭人款納之及衛州吁立將修先君之怨
於鄭而求寵於諸侯以和其民使告於宋曰君
若伐鄭以除君害君為主敝邑以賦與陳蔡從
則衛國之願也宋人許之於是陳蔡方睦于衛
故宋公陳侯蔡人衛人伐鄭是也伐鄭在魯隱
四年

八
古謂戰器為兵序用人經周器

古者謂戰器為兵左傳曰鄭伯朝于楚楚子賜之金曰無以鑄兵兵者人所執因號人亦曰兵左傳曰敗鄭徒兵此箋云將者將兵是也然則此序云用兵者謂用人兵也經云踊躍用兵謂兵器也

怨我事輕於土功此詩以南行為怨

正義曰州吁虐用其民此言衆民雖勞苦猶得在國已從政役故為尤苦也禮記曰五十不從

力政六十不與服我注云力政城郭道渠之役則戎事六十始免輕於土功而言尤苦者以州吁用兵者亂從軍出國恐有死傷故為尤苦土國城漕雖用力勞苦無死傷之患故優於兵事也若力政之役則二十受之五十免之故韓詩說二十從役王制云五十不從力政是也戎事則韓詩說曰三十受兵五十還兵王制云六十不與服戎是也蓋力政用力故取丁壯之時五十年力始衰故早役之早捨之戎事當須閑習

三十乃始從役未六十年力雖衰戎希簡事猶
可以從軍故受之既晚捨之亦晚戎事非輕於
力役也

曰從孫子仲不我以歸憂不得歸

正義曰國人從軍之士云我獨南行從孫子仲
成伐事於陳與宋成伐事者先告陳使從於宋
與之俱行也當往之時不於我以告歸期不知
早晚得還故我憂心忡忡然豫憂不得歸也仲
長幼之稱故知是字則文是謚也國人所言時

未死不言謚

曰死傷疾病兼步卒喪馬唯甲士

爰居爰處爰喪其馬有不還者有亡其馬者箋
云爰於也不還謂死也傷也病也今於何居乎
於何處乎於何喪其馬乎正義曰古者兵車一
乘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則死傷及病兼步
卒亡其馬唯甲士耳

曰死生契闊毛鄭士伍約王云室家約
毛以為從軍之士與其伍約云我今死也生也

說悅

契本亦

闊苦活及韓

詩云約束

共處契闊勤苦之中親莫是過當與子危難相
 救成事軍伍之數勿得相背使非理死亡也於
 是執子之手殷勤約誓庶幾與子俱得保命以
 至於老不在軍而死王肅云言國人室家之志
 欲相與從生至死契闊勤苦而不相離相與成
 男女之數相扶持俱老此似述毛非毛旨也卒
 章傳曰不與我生活言與是軍伍相約之辭則
 此為軍伍相約非室家之謂也鄭唯成說為異
 言我與汝共受勤苦之中皆相說愛故當與子

成此相悅愛之恩志在相救餘同

四州吁阻兵安忍雖未對敵皆有離心

正義曰隱四年左傳曰夫州吁阻兵而安忍阻
 兵無衆安忍無親衆叛親離難以濟矣時州吁
 不自行言州吁阻兵安忍者以伐鄭之謀州吁
 之由州吁暴虐民不得用故衆叛親離棄其約
 束不必要州吁自行乃致此也案左傳伐鄭圍
 其東門五日而還則不戰矣而軍士離散者以
 其民不得用雖未對敵亦有離心故有闊者洵

凱風

考之歎也

四四 凱風吹棘猶慈母養七子劬勞

正義曰言凱樂之風從南長養之方而來吹彼棘木之心故棘心夫天然得盛長以興寬仁之母以已慈愛之情養我七子之身故七子皆得少長然棘木之難長者凱風吹而漸大猶七子亦難養者慈母養之以成長我母氏實亦劬勞病苦也

四四 母氏聖善我七子無令人

母氏聖善我無令人聖獻也箋云獻作聖令善也母乃有獻知之善德我七子無善人能報之者故母不安我室欲去嫁也

四四 寒泉有益於浚七子乃無益於母

孝子自責無益於母使母不安也言曰有寒泉在浚邑之下以喻七子在母之前寒泉有益於浚浸潤浚民使得逸樂以興七子無益於母不能事母使母勞苦乃寒泉之不如又自責云母無子者容可勞苦今乃有子七人而使母氏勞

若思欲去嫁是其七子之咎也母欲嫁者本為
淫風流行但七子不可斥言毋淫故言毋為勞
苦而思嫁也

四 眈眈好音與孝子顏色詞令

眈眈黃鳥載好其音眈眈好貌箋云眈眈以興
顏色悅也好其音者興其辭令順也以言七子
不能如也正義曰興必以類眈眈是貌故興顏
色也音聲猶言語故興辭令也論語曰色難註
云和顏悅色是為難也又內則云父母之所下

氣怡聲是孝子當和顏色順辭令也

四 烝報淫亂之等

宣公由上烝父妾悖人倫故謂之亂也君非其
匹配與疏遠私通者故謂之淫故澤坡云靈公
君臣淫於其國株林云淫於於夏姬不言亂是
也服虔云上淫曰烝則烝進也傍淫曰通言傍
者非其妻妾傍與之淫上下通名也宣公三年
傳曰文公報鄭子之妃服虔曰鄭子文公叔父
子儀也報復也淫親屬之妻曰報漢律淫季父

之妻日報則報與亂為類

四自詒伊阻鄭易伊為繫

我之懷矣自詒伊阻詒遺伊維阻難也箋云懷安也伊當作繫、猶是也君之行如是我安其朝而不去今從軍旅久役不得歸此自遺以是患難今見使從軍久不得歸自遺此患難也既蒙患難自悔以怨君伊訓為維毛為語助也

云宣二年左傳趙宣子曰嗚呼我之懷矣自詒伊阻小明云自詒伊感為義既同明伊有義為

趙宣子

引詩不

同杜預

謂逸詩

為繫者故此及蒹葭東山白駒各以伊為繫小明不易者以伊感之文與傳正同為繫可知此云自詒伊阻小明云心之憂矣宣子所引並與此不同者杜預云逸詩也故文與此異

五毛謂匏苦葉不可食與叔孫穆子意異

傳以二事為一興詩有此例多矣涉言深不可匏有渡似葉之苦不可食外傳魯語曰諸侯伐秦及苦葉涇不濟叔向見叔孫穆子曰豹之業及匏有苦葉矣叔向曰苦葉不材於人供濟而已韋

昭注云不材於人言不可食供濟而已佩匏可
以渡水也彼云取匏供濟與此傳不同者賦詩
斷章也

三 渡水有涉有屬有揭

傳由膝以上為涉後傳以衣涉水為屬謂由帶
以上揭褰衣正義曰今定本如此釋水云濟有
深涉深則屬淺則揭揭者揭衣也以衣涉水為
屬由膝以上為涉由帶以上為屬孫炎曰揭衣
褰裳也衣涉濡禪也爾雅既引此詩因揭在下

自人體以上釋之故先揭次涉次屬也傳依此
經先後故引爾雅不次耳然傳不引爾雅由膝
以下為揭者略耳涉者渡水之名非淺深之限
故易曰利涉大川謂乘舟也褰裳涉洧謂膝下
也

四 由帶以上由膝以上皆為屬

揭者褰衣止得由膝以下若以上則褰衣不得
渡當須以衣涉為屬也見水不没人可以衣渡
故言由帶以上其實以由膝以上亦為屬因文

有三等故曰由膝以上為涉傳因爾雅成文而
言之耳非解此經之深涉也鄭注論語及服注
左傳皆云由膝以上為屬者以揭衣褰衣止由
膝以下明膝以上至由帶以上摠名屬也

四濟盈者必濡軌雉鳴而非所求

有瀾至其牡正義曰言有瀾然深水者人所畏
難今有人濟此盈滿之水不避其難以與有儼
然禮義者人所防閑今夫人犯防閑之禮不顧
其難又言夫人犯禮猶有鳴雉鳴也有鳴然未

其妃耦之聲者雉鳴以與有求為淫亂之
辭者是夫人之聲此以辭色媚悅於公是不顧
禮義之難又言夫人犯禮既深而不自知言濟
盈者必濡其軌今言不濡軌是濟者不自知以
與淫亂者必違禮義今云不違禮是夫人不自
知夫人違禮淫亂不由其道猶雉鳴求其牡也
今雉鳴也乃鳴求其走獸之牡非其道以與
夷姜母也乃媚悅為子之公非所求也夫人非
所當求而求之是犯禮不自知也

亞毛云由輶以上為軌疏釋因言軌之別
傳由輶至北牡正義曰說文云軌車輶也軌車
軌前也然則軌前謂之軌也非軌也但軌聲九
軌聲凡於文易為誤寫者亂之也少儀云祭在
右軌范乃飲注云周禮大馭祭兩軌祭軌乃飲
軌與軌於車同謂轉頭也軌與范聲同謂軌前
也輶人云軌前十尺而策半之鄭司農云軌謂
軌前也書或作軌玄謂軌是軌法也謂與下三
面之材輶軌之所樹持車正者大馭云祭兩軌

祭軌乃飲注云古書軌為斬軌為範杜子春云
文當如此又云斬當作軌軌謂兩轉範當為軌
軌車軌前鄭不易之是依杜子春軌為正也然
則諸言軌前皆為軌也小戎傳曰陰揜軌也箋
揜軌在軌前垂輶上文亦作軌非軌也軌自車
輶耳中庸云車同軌匠人云經途九軌注云軌
謂輶廣是也說文又云軌輪小穿也轉車軸端
也考工記注鄭司農云軌轉也又云軌小穿也
玄謂軌轂末也然則轂末軸端共在一處而有

輶轉二名亦非軌也少儀注云軌與輶於車同
謂轉頭者以少儀與大馭之文事同而字異以
范當大馭之軌也當大馭之輶故並其文而解
其義不復言其字誤耳其實少儀軌字誤當為
輶也

輶親迎用昏然男女之家有遠近

親迎用昏鄭云取陽往陰來之義然男女之家
或有遠近其近者即夜而至於夫家遠者則宜昏
受其女明發而行其入蓋亦昏時以也宜儀禮士昏

禮執燭而往歸家其夜即至夫氏蓋同城郭者也

也迨冰未泮謂正月以前請期

正義曰以冰未散未二月非親迎之時故為使
之未歸於已為請期也以正月尚有魚上負冰
故知冰未散正月中以前也所以正月以前請
期者二月可以為昏故也正月冰未散而月令
孟春云東風解凍出車云雨雪載途謂陸地也
其冰必二月乃散故秦消箋云仲春之時冰始
散其水渙也然是也

毛詩要義卷第二上

谷風

毛詩要義卷第二下

邶谷風至二子乘舟

口和風陰雨而潤澤行與夫婦和室家成

習習至同死正義曰習習然和舒之谷風以陰
雨而潤澤行百物生矣以與夫婦和而室家成
即繼嗣生矣言已黽勉然勉力思與君子同心
以為夫婦之道不宜有譴怒故也言采葑菲之
菜者無以下體根莖之惡并棄其葉以與為室
家之法無以其妻顏色之衰棄并其德何者夫
婦之法要道德之音無相違即可與爾君子俱

至於死何必顏色斯頽之有乎我之君子何故以顏色衰而棄我乎

呂此言無以根莖弃葍菲坊記引此異葍也須也蕪菁也蔓菁也葍菘也菘也七者一物也菲也芴也蔥菜也土瓜也宿菜也五者一物也坊記引此詩證君子不盡利於人故注云無以根莖則并取之與此異也

呂逐婦言送已門內不如行道之人重別毛以為婦人既已被棄追怨見薄言相與行於

四 道路之人至將離別尚遲口舒行心中猶有乖

離者期 離之志不忍即別况已與君子猶是夫婦今棄

限猶九 已决別之時送我不遠維近耳薄送我於門內

畿及楚 而已是恩意不如行路之人也鄭唯有違為異

茨之畿 以傳訓為離無眷戀之狀於文不足故以違為

徘徊也畿者期限之名故周禮九畿及王畿千里皆期限之義故楚茨傳曰畿期也經云不遠

言至有限之處故知是門內

焉涇水入渭而清濁異此婦絕涇取所見

正義曰禹貢云涇屬渭泂注云涇水渭水發源
皆畿二千里然而涇小渭大屬於渭而入於河
人引地理志云涇水出今安定涇陽西并頭山
東南至京兆陵陽行千六百里入渭即涇水入
渭也此以涇濁喻舊室以渭清喻新昏取相入
而清濁異似新舊相並而善惡別故云涇渭相
入而言渭水入涇也漢書溝洫志云涇水一石
其泥數斗潘岳西征賦云清渭濁涇是也此已
絕去所經見涇渭之水因取以自喻

或邠人為詩得言涇以士庶人得外娶

鄭志張逸問何言絕去答曰衛在東河涇在西
河故知絕去不復還意以涇不在衛境作詩宜
歌土風故信絕去此婦人既絕至涇而自比已
志邠人為詩得言者蓋從送者言其事故詩人
得述其意禮臣無境外之交此詩所述似是庶
人得越國而昏者左傳曰大夫越境逆女非禮
即士以下不禁故士昏禮云若異邦則贈丈夫
送者以束錦是士得外娶即庶人得越國娶明

矣

此石絕水曰梁與橋梁異

此與小弁及敝筍在梁皆云筍筍者捕魚之器
即梁為魚梁明矣何人斯云胡逝我梁我者已
所自專之辭却亦為魚梁也有狐云在彼淇梁
傳曰石絕水曰梁侯人云維鷄在梁傳曰梁水
之梁鴛鴦云鴛鴦在梁箋云石絕水之梁白華
亦云有鴛在梁又云鴛鴦在梁皆鳥獸所在非
人所往還之處即皆非橋梁矣故以石絕水解

之此石絕水之梁亦是魚梁獻人掌以時獻為
梁鄭司農云梁水堰：水而為闕空以筍承其
空然則梁者為堰以鄣水空中央承之以筍故
云筍所以捕魚也然則水不絕云絕水者謂兩
邊之堰是絕水堰則以土皆云石者蓋因山石
之處亦為梁以取魚也月令孟冬謹闕梁大明
云造舟為梁之類皆謂橋梁非絕水故月令注
云梁橫橋是也

以深淺喻難易有亡喻貧富

就其深矣方之舟矣就其淺矣泳之游之舟船也箋云方泐也潛行為泳言深淺者喻君子之家事無難易吾皆為之何有何亡匱勉求之有謂富也亡謂貧也箋云君子何所有乎何所無乎吾其匱勉勤力為求之有求多亡求有

斲舟者古名易名虛今名船

正義曰舟者古名也今名船易曰利涉大川乘木舟虛注云舟謂集板如今自空大木為之曰虛即古又名曰虛摠名皆曰舟

匍匐猶顛蹙謂盡力救喪

生民云誕實匍匐謂右稷之生為小兒匍匐與此不同也問喪注云匍匐猶顛蹙然則匍匐者以本小兒未行之狀其盡力顛蹙似之故取名焉凡民有凶禍之事鄰里尚盡力往救之謂營護凶事若有贈贈也

不我能懼傳訓養箋訓驕

不我能懼當倒之云不能懼也鄭唯不我能懼為異傳懼養箋懼驕徧檢諸本皆云懼養孫毓

引傳云痛與非也爾雅不訓痛為驕由養之以
至於驕故箋訓為驕者至恩之辭讐者至怨
之稱君子遇已至薄怨切至痛故舉至愛以駁
至惡

當言蓄御冬謂美菜備之無

我者言蓄亦以御冬言美御禦也箋云蓄聚美
菜者以禦冬月之無時也

既既貽我肆遺我以勞苦

有洗有潰既貽我肆洗洗武也潰潰怒也肆勞

也箋云貽遺也君子洗洗然潰潰然無溫潤之
色而盡遺我以勞苦之事欲窮困我正義曰釋
詁文爾雅或作勦孫炎曰習事之勞也

式微

出奔失地為狄所逐皆曰寄公

式微黎侯寓於衛其臣勸以歸也寓寄也黎侯
為狄人所逐棄其國而寄于衛衛處之以二邑
因安之可以歸而不歸故其臣勸之此被狄所
逐而云寄者若春秋出奔之君所在亦曰寄故
左傳曰齊以邾寄衛侯是也喪服傳曰寄公者

何失地之君也謂削地盡者與此別

式微者微乎微服氏用中國之道微

式微式微胡不歸式用也箋云式微式微者微乎微者也君何不歸乎禁君留止於此之辭式發聲也傳式用正義曰釋言文左傳曰榮成伯賦式微服虔云言君用中國之道微亦以式為用此勸君歸國以為君用中國之道微未若君用在此微為密也箋式微者微乎微者也釋訓文郭璞曰言至微也以君被逐既微又見

旄丘
旄丘
伯也

卑賤是至微也不取式為義故云發聲也

衛侯稱伯時為州伯周制伯佐牧

衛不能脩方伯連率之職黎之臣子以責於衛也衛康叔之封爵稱侯今日伯者時為州伯也周之制使伯佐牧春秋傳曰五侯九伯侯為牧也

此言狄逐黎侯與左傳奪黎地較百奉

狄者北夷之號此其斥其國宣十五年左右傳伯宗數赤狄潞氏之罪云奪黎氏地三也服虔曰

黎侯之國此詩之作責衛宣公宣公以魯相二
年卒至魯宣十五年百有餘歲即此時雖為狄
所逐後更復其國至宣公之世乃赤狄奪其地
耳與此不同

八衛自頃侯賂夷王始為侯注康叔本侯
案世家自康叔至貞伯不稱侯頃侯賂夷王始
為侯又平王命武公為公不稱以康叔毛言康
叔之封爵稱侯者以康叔之後自為時王所黜
頃侯因康叔本侯故賂夷王而復之命武公為

公謂三公爵仍侯也

九有牧下三監有五侯各監一國

王制云使大夫監于方伯之國國三人注云使
佐方伯領諸侯者謂天子命人為方伯國內大
夫監之非此牧伯之類王制雖是殷法於周亦
當然故燕禮注云言諸公者容牧有三監是鄭
言周之牧國亦有三監也一解云蓋牧國在先
王之墟有舊法者聖王因而不改周之牧國則
無三監矣太宰職云建其牧立其監注云監謂

公侯伯子男各監一國又非牧下三監也

曰九伯服云九州之長鄭云州伯

所引春秋傳曰僖四年管仲對楚辭也曰昔召康公命我先君太公五侯九伯汝實征之以夾輔周室服虔云五侯公侯伯子男九伯九州之長太公為王官之伯掌司職以九伐之法馬征討邦國故得征之鄭不然者以司馬征伐由王命乃行不得云汝實征之且夾輔者左右之辭也故因漢張逸受春秋異讀鄭云五侯二為州

牧也州伯伯為州伯也

曰侯為牧二伯為佐此正法伯賢亦選為牧

又衛宣公牧下二伯見

亦有侯為伯二為牧者故周禮八命作牧注云謂侯伯有功德者加命得專征伐與侯與伯皆得為牧也是以雜問志云五伯侯九伯選州中諸侯以為牧以二伯為之征佐此正法也若一州之中無賢侯選伯之賢也以為牧是也

卷末

呂前高後下曰旄王氣緩葛生誕節

旄丘之葛兮何誕之節兮興也前高後下曰旄

丘諸侯以國相連屬憂患相及如葛之蔓延相連及也誕闊也箋云土氣緩則葛生闊節與者喻此時衛伯不恤其職故其臣於君事亦疏廢也

黜狐蒼裘無明文約玉藻言之

玉藻云君子狐青裘豹褱玄綃衣以裼之青蒼色同與此一也大夫息民之服有黃衣狐裘又狐貉之厚以居在家之服傳以此刺其徒服其服明非蜡祭與在家之服知為狐蒼裘也蒼裘

所施禮無明文唯玉藻注云蓋玄衣之裘禮無玄衣之名鄭見玄綃衣以裼之因言蓋玄衣之裘兼無明說蓋大夫士玄端裳雖異衣皆玄裘象衣色故皆用狐青是以玉藻注云君子大夫士也此傳亦云大夫當是大夫玄端之裘也以蒙戎者亂之貌故云蒙戎以言亂也左傳曰士為賦詩云狐裘蒙戎杜預云蒙戎亂貌

呂 衰如充耳箋謂人耳聾怕多笑
叔兮伯兮衰如充耳衰盛服也充耳盛飾也大

衰本亦作衰

由秋在秀二反

夫衰然有尊盛之服而不能稱也箋云充耳塞耳也言衛之諸顏色衰然如見塞耳無臣聞知也人之耳聾怕多笑而已

簡弓

呂冷官如冷倫冷州鳩冷簫等皆從水

序本文

冷官樂官也冷氏世掌樂官而善為故後世多

作伶官

號樂官為冷官正義曰左傳鍾儀對晉侯曰冷

陸釋字從水

人也使與之琴操南音周語曰周景王鍾成冷

人告縣魯語云冷簫詠歌及鹿鳴之三此云仕

於冷官以冷氏世掌樂官為冷官呂氏春秋及

律歷志云黃帝使冷倫氏自大夏之西崑崙之

陰取竹斷兩節間而吹之為黃鐘之宮周語景

王鑄無射而問於冷州鳩是冷氏世掌樂官

呂仕冷官蓋樂正之屬為舞人

正義曰作簡弓詩者刺不能用賢也衛之賢者

仕於冷官之職賤其德皆可以承事王者堪為

王臣故刺之冷官者樂官之摠名經言公庭萬

舞即此仕於冷官在舞職者也周禮掌舞之官

有舞師籥師旄人鞀師也舞師云凡野舞則皆

教之不教國子下傳曰教國子弟則非舞師也
籥師掌教國子舞羽吹籥則不教萬舞經言公
庭萬舞則非籥師也旄人執師皆教夷樂非萬
舞又不教國子且夷狄之樂諸侯所無非賢者
所得為也唯大司樂云以樂教國子樂師云以
教國子小舞其用人則大司樂中大夫二人樂
師下大夫曰人上士八人下士十有六人此乃
天子之官也諸侯之禮亡其官屬不可得而知
燕禮注云樂正于天子為樂師也則諸侯有樂

正之屬乎首章傳曰非但在四方親在宗廟公
庭二章傳曰祭有卑禘胞翟閣寺者惠下之道
禮記云翟者樂吏之賤者也則此賢者身在舞
位在賤吏之列必非樂正也又刺衛不用賢而
箋云擇人擇人則君所置用又非府史也若府
史則官長所自辟除非非君所擇也祭統曰尸
飲九以散爵獻士下言祭之末乃賜之一爵又
非士也蓋為正樂之屬祭廟教國子皆在舞位
則為舞人也若周官旄人舞者衆寡無數執師

舞者十有六人之類也周官司樂：師其下樂舞人此蓋諸侯官而有之然則此非府史而言樂史者以賤故以史言之故韜胞閻寺志非府史皆以史言之也言皆可以者見不用者非一或在其餘賤職故言皆也時周室卑微非能用賢而言可以承事王者見碩人德大堪為王臣而衛不用

呂簡兮毛為夫德鄭謂擇人

簡兮至萬舞毛以為言衛不用賢有大德之人

兮大德之人兮祭山川之時乃使之於四方行在萬舞之位又至於日之方中教國子弟習樂之時又使之在舞位之前行而處上頭親為舞事以教之此賢者既有大德復容貌美大侯也然而君又使之在宗廟公庭親為萬舞是大夫其所也鄭以為衛君擇人兮擇人兮為有方且祭祀之時使之當為萬舞又日之方中仲春之時使之在前列上頭而教國子弟習樂為此賤事

凡萬舞何休周舞毛干羽鄭干舞

正義曰萬舞名也謂之萬者何休云象武王以萬人定天下民樂之故名之耳商頌曰萬舞有奕教亦以武定天下蓋象湯之伐桀也何休指解周舞故以武王言之萬舞之名未必始自武王也以萬者舞之總名干戚與羽籥皆是故云以干羽為萬舞以祭山川宗廟宜干羽並有故云用之宗廟山川由山在外故云於四方箋知萬舞為干舞不兼羽籥者以春秋云萬人去籥

別文公羊傳曰籥者何籥舞萬者何干舞言干則有戚矣禮記云朱于玉戚冕而舞大武言籥則有羽矣籥師曰教國子舞羽吹籥羽籥相配之物則羽為籥舞不得為萬也以干戚武事故以萬言之孫毓亦云萬舞干戚也羽舞翟之舞也傳以干羽為萬舞失之矣

二傳云教國子日中為期箋云春入學
九 知教國子弟者以言在前上處在前列上頭唯教者為然祭祀之禮旦明而行事非至日之方

中始在前上處也傳言日中為期則為一日之中非春秋日夜中也若春秋不當言為期也故王肅云教國子弟以日中為期欲其徧至是也箋在前至合舞正義曰公羊傳曰諸侯四佾則舞者為四使此碩人居前列上頭所列以教國子諸子學舞者令法於已也周禮者皆春官大胥職文也彼注云學士謂卿大夫諸子學舞者版籍也大胥主此版籍以待當召聚學舞者卿大夫之諸子則案此籍以召之又云春入學者

注云春始以學士入學宮而學之合舞等其進退使應節奏月令仲春之月命樂正習舞入學者必釋菜以禮先師謂蘋藻之屬也此賢者非為大胥也引此者以正此日之方中即彼春入學是矣

昌籥三孔六孔無正文故箋不改傳

鄭於周禮笙師及少儀明堂位注皆云籥如笛三孔此傳云六孔與鄭不同蓋以無正文故不復改傳

唱鄭以萬為武舞籥為文舞

異義公羊說樂萬舞以鴻羽取其勁輕一舉千

里毛詩說萬以翟羽韓詩說以夷狄大鳥羽謹

案詩云右手秉翟爾雅說翟鳥名雉屬也知翟

羽舞也籥雖吹器舞時與羽並執故得舞名是

以賓之初筵云籥舞笙鼓公羊傳曰籥者何籥

舞是也首章云公庭萬舞是能武舞今又說其

籥舞是又能為文舞也

呂澁頌言厚漬與顏色之潤

澁者浸潤之名故信南山曰益之以霖霖既優

既澁是也故此及終南皆云澁厚漬也言漬之

久厚則有光澤故以與顏色之潤是以終南箋

云如厚漬之丹言赤而澤

詔祭有卑鞞胞翟閣

祭有卑鞞胞翟閣寺者惠下之道皆祭統文彼

又云界之為言與也能以其餘界於下也煇者

甲吏之賤者胞者肉吏之賤者翟者樂吏之賤

者閹者守門之賤者注云煇周禮作鞞

四 士則尸飲九而獻既祭乃賜知是樂吏

周禮韜人亡庖人中士四人下士八人閹人王

宮每門四人寺人王之正內五人以庖人類之

士猶以散則皆非府吏不在獻又非士庖人於天子為士

獻知此樂於諸侯故亦非士引之證此碩人亦樂吏故於

吏不過一祭未乃見賜也知此亦是樂吏者以經云錫爵

取若士則尸飲九而獻之不得既祭乃賜之故知

在惠下之中經云爵傳言散者禮器云禮有以

小為貴者貴者獻以爵賤者獻以散祭統云尸

飲九以散爵獻士七猶以散獻爵賤無過散故

知不過一散

錫榛苓生得其所此碩人空在王位

山有榛隰有苓榛木名下濕曰隰苓苦大箋云

榛也苓也生各得其所以言碩人處非其位也

云誰之思西方美人箋云我誰思乎思周室之

賢者以其宜薦碩人與在王位西方之人毛云

乃宜在王位

泉水

昭衛女以父母終思歸寧而不得

泉水衛女思歸也嫁於諸侯父母終思歸寧而不得故作是詩以自見也以自見者見已志也國君夫人父母在則歸寧沒則使大夫寧於兄弟衛女之思歸雖非禮思之至也

三 輶祭又名祖名道飲其側曰餞

輶祭則天子諸侯卿大夫皆於國外為之大馭云犯輶詩云取羝以輶聘禮云釋輶是也又名祖聘禮及詩云出祖是也又名道曾子問云道而出是也以其為犯輶祭道路之神為行道之

始故一祭而三名也皆先輶而飲餞乃後出宿此先言出宿者見飲餞為出宿而設祖而舍輶即飲酒其側曰餞

鳥 泉 水 與 蠓 竦 竹 竿 文 同 異 異

此與蠓竦竹竿文同而異義者以此篇不得歸寧而自傷故為由遠親而望歸寧蠓竦刺其淫奔故為禮自得嫁何為淫奔竹竿以不見答思而能以禮故為出嫁為常不可違禮詩者各本其意故為義不同

四 古者將行既脂車又設牽

載脂載牽還車言邁脂牽其車以還我行也箋

還車箋 云言還車者嫁時乘來今思乘以歸正義曰古

云嫁時 去車不駕則脫其牽故車牽云間闕車之牽者

乘來今 傳曰間闕設牽貌是也今將行既脂其車又設

乘以歸 其牽故云脂牽其車

四 出同歸異為肥泉

我思肥泉茲之永歎所出同所歸異為肥泉箋
云茲此也自衛而來所渡水

北門

四 君於已薄矣歸之於天勤身事之

北風闕 事君無二志故自決歸之於天我勤身以事君
已焉哉天實為之謂之何哉箋云謂勤也詩人

何哉忠之正至正義曰君臣義合道不行則去
君於已薄矣猶勤身事之

靜女

四 后夫人有女史彤管之法

靜女其變貽我彤管既有靜德又有美色又能
遺我以古人之法可以配人君也古者后夫人
必有女史彤管之法史不記過其罪殺之后妃

羣妾以禮御於君所女史書其日月授之以環以進退之生子月辰則以金退之當御者以銀環進之著於左手既御著於右手事無大小記以成法箋云彤管筆亦管也正義曰傳以經云彤我彤管是女史之事故具言女史之法也周禮女史八人注云女史女奴曉書者其職云掌王后之禮職掌內治之貳以詔后治內政逆內宮書內令凡后之事以禮從夫人女史亦如之故此摠云后夫人必有女史彤管之法也

臺

西衛宣非有蘧蔭戚施之病惡而比之蘧蔭戚施本人疾之名故晉語云蘧蔭不可使俯戚施不可使仰是也但人口柔者必仰面觀人之顏色而為辭似蘧蔭不能俯之人因名口柔者為蘧蔭面柔者必低首下人媚以容色似戚施之人因名面柔者為戚施故箋云蘧蔭口柔常觀人顏色而為之辭故不能俯戚施面柔下人以色故不能仰也時宣公為此二者故惡而比之非宣公實有二病故箋申傳意以為口

柔面柔也蘧篠口柔威施面柔釋訓文

四彼傳爭死此傳與左氏史記小異大同

傳因言二子爭死之由其言與柏十六年左傳小異大同也此言懇彼於傳言構彼子公服虔云構會其過惡亦是懇之也此言先待於隘傳言使盜待諸莘服虔云莘衛東地則莘與隘一處上也此言君命不可逃也壽竊其節而先往傳言壽子告之使行不可曰棄父之命惡用之矣有無父之國則可也及行飲以酒壽子載其

旌以先此文不足亦當如傳飲以酒也旌節不同蓋載旌節以為節信也衛世家所說與左傳略同云壽盜其白旄而先言白旄者或以白旄為旌節也

四方伯謂州長亦謂牧衛宣公牧下二伯

王制云五國以為屬二有長十國以為連二有帥三十國以為卒二有正二百一十國以為州州有伯注云凡長皆因賢侯為之殷之州長曰伯虞夏及周皆曰牧又曰千里之外設方伯公

羊傳曰上無明天子下無賢方伯方伯皆謂州長則此方伯亦州長矣周為之牧而云方伯者以一州之中為長故云方伯牧下二伯不得云方伯也連率者即十國以為連亡有帥是也不言屬卒者舉其中也王制雖殷法周諸侯之數與殷同明亦十國為連此詩周事有連率之文左傳曰晉侯享公亡請屬鄩是周亦有連屬此宣公為二伯非方伯又非連率而責不能脩之者以連帥屬方伯若諸侯有被侵伐者使其連

屬救之宣公為州伯佐方伯今黎侯來奔之不使連率救已是不能脩方伯連率之職也何以知宣公非州牧為方伯而以為牧下二伯者以周之州長曰牧以長一方言之得謂之方伯未有謂之州伯者此若是牧當言責衛牧

毛詩要義卷第二下

五
美
史
義
卷
二
下



